

[特集]

Special Collection

“轻型建筑系统：理论、开发与应用”系列3

——民间原型与演化

“Lightweight Architecture: Theory, Innovation and Application” Series-3
 Vernacular Archetype and Evolution

“轻”

——原型与演化

特邀学术主持人 朱竞翔

建筑的轻量与轻型化是现代运动、可持续性实践以及环保建筑不言而喻的追求。轻意味着流动、变化、和谐，轻意味着解放、救赎乃至民主。诸多现实建筑话题——例如透明、非物质化、消隐、失重、节能、适应性以及乡土等，都可以借助与“轻”的关联向人类的原初建造追溯。本期组织的前两篇文章即从起源与民间的角度来讨论“轻”，并分别关注了本土与西方的建筑原型。

站在追求永恒的古典建筑学一侧，高度发展的砖石结构实难逃离轻量棚屋的影响。《西方木构起源说与轻的意义》展示了西方古典时期的石构建筑起源诸多假说，王丹丹博士从中提取出“木构起源说的显著优势”“木构原型的多样性”和“轻重评判标准的差异”3个核心议题。她的文章利用了考古实证，由起源假说衍生出了一系列对“轻”的意义的说明：外观厚重的西方古典建筑的发展历程中却孕育了对“轻”不断深入的认识，以及对轻质和轻盈的追求。而近百年来，因为结构材料日趋丰富，轻和“松”“柔”的差别变得模糊，轻和“易”“新”的关联也延续至今。

谭刚毅教授《中国建筑之“轻”与“重”的原型思考》则探究了中国建筑的“轻”与“重”思辨及其原型影响。文章细数了发端于远古的土木之造——“穴居”与“巢居”，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庐居”。中国砖石建筑的建造逻辑虽然和欧洲的传统基本相同，但轻型木构的建造却大相径庭，其原因可能来自对材料物性的不同理解。谭教授认为材料物性不仅指自身形态、物理特性，也涉及加工和运输工具限制。所以虽然一地建筑最为精致的是官式宫殿、佛寺和富裕人家房屋，但真正的建筑技术和建造工具却掌握在百姓手中，蕴藏在民间。轻型化的建筑对于结构、空间和家具以及使它们相互配合的模式有很大影响，并在建筑系统与社会结构、意识之间建立了双向的投射管道。

对轻的认知会导向建构的文化视角，这样便能排除风格化视角所产生的歧视。建筑的生命源于生发环境，并留存于民间建造体系中，无论东西概莫如斯。效能的高低则直接影响到建筑生命力——不仅是物理寿命，还有其社会寿命，这是民间建筑需要持续面对的挑战，也是当代地域性建筑演化面临的深层问题。

本期选择的另几篇文章呈现了来自香港的、对上述议题有差别的回应。2011年香港潮汕社团举办的孟兰胜会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核心原因是这个每年农历七月都重复进行的

Light

Archetype and Evolution

Distinguished Guest Editor Zhu Jingxiang

活动中，组织者、戏团、宗教团体、搭棚艺人、同乡会、街坊协力合作，通过提供服务、仪式、演出与经济行为，在高楼云集的国际都市中创造出稍存即逝的、充满文化精神气息的场所。由于历经多年演化，孟兰胜会的活动安排极为紧凑绵密，反复操练帮助竹棚师傅们存续了手艺，发展出了有机的建筑结构，使乡愁、精神有所寄托。《香港孟兰胜会的临时竹戏棚》一文描述了香港每年农历七月系列临时竹戏棚的建造，呈现了都市夹缝中民间建筑的适应性变化、空间原型、建造类型以及组织模式。

香港学生团体“梦·行动”(PLD)的《轻木结构的乡村学校》综述了在柬埔寨的建筑实践——3所乡村慈善学校。所选用的框架结构高效低价地实现了基本的空间要求。项目采用易得的轻木材料建造了同类框架结构，但持续细致地优化了构件、节点、施工组织，而逐步复杂的布局支持了日益提高的课室要求。这些学校虽显稚嫩，却将高棉传统手工艺与精确的现代要求自然地联络在一起。

高仕堂教授(Kristof Crolla)的《万灯喜月——数字化设计遇上传统技艺》回顾了香港中秋节的大型展厅“万灯喜月”的设计建造。传统建筑技艺“搭竹棚”被合理纳入数字化设计及其钢穹窿实施的过程中，从而高效低价地解决了复杂几何结构的实现问题，这一项目既是对轻结构先驱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的建筑系统的致敬，也呈现了使用竹枝搭棚架的广东民间技艺的适应性发展。

因为地区气候及存留时间的影响，来自香港的这些实践成果主要以棚、庐的简洁方式存在，但其中包含的不同工作模式值得归纳——自发的、持久的民间建造，年轻设计师对民间建造的改进，以及当代、专业、科学的知识的注入。这些工作和本系列前两期中的“新芽”建筑系统的发明工作一起，呈现了广谱的实践路径。它们的指向是互有关联的——先是发掘民间建筑原型，保存改良建造传统，通过轻量或是轻型建筑实践多样地回应地域传统当代存续的普适问题，从而传递现实的社会与文化含义。“轻建筑”的建造与呈现的“媒体化”特性，更经常与更贴切地提醒了民间与起源的现实存在。当这一切发生在紧邻大陆的当代商业都市香港时，其后的涵义也值得读者深思。▲

作者单位：香港中文大学建筑学院